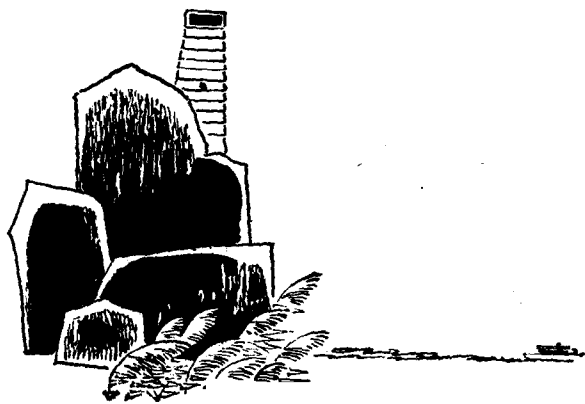


蓝色的乌苏里江

丁继松 阎英奎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游记。

它介绍了祖国北部边疆乌苏里江地区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物产、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以及边疆军民同社会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英雄事迹。

蓝色的乌苏里江

丁继松 阎英奎 著

刘英海 插图

施福国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73,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R 12024·1 定价: 0.24元

目 录

向“北大荒”开战·····	(2)
---------------	-------

老兵新传

完达山下的一颗明珠

穿行在莽莽林海中·····	(20)
---------------	--------

深山猎熊

绿色的宝库

不屈的子孙·····	(42)
------------	--------

历史的见证

智擒特务

金色的路·····	(58)
-----------	--------

小镇春秋

不平凡的脚步

征服“大酱缸”

访阿布沁渔场·····	(74)
-------------	--------

在大马哈鱼的故乡

勇敢的赫哲人

在捕鱼队里作客

在珍宝岛上·····	(89)
------------	--------

祖国的前哨阵地

难忘的战斗

英雄的战斗,英雄的岛

后记·····	(108)
---------	---------

翻开祖国黑龙江省的地图，在她的东北角上，有一条由南向北的河流，这就是乌苏里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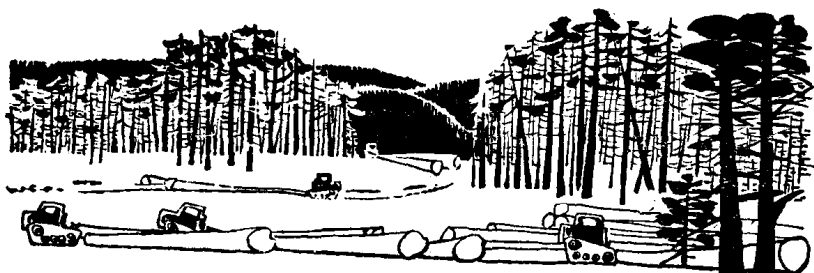
乌苏里江是黑龙江的一条大支流，它挟带着锡赫特岭^①的积雪，沿着穆棱大斜谷，浩浩荡荡九百公里，到了伯力^②，和黑龙江汇合在一起，奔流入海。

乌苏里江啊，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夏天，清澈的江水瓦蓝瓦蓝的，与两岸五彩的野花交相辉映，分外妖娆。冬天，它又浑身披白，宛若一条银色的飘带，纯洁无瑕。江沿岸有着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肥沃的土地和生活、战斗在这里的勤劳勇敢的人民。

最近，为了完成报社交给的报道任务，我沿着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进行了一次采访。我的脚步走进了原始森林，踏上了祖国的前哨阵地——珍宝岛；我和渔场的渔民一起捕鱼，和国营农场的垦荒战士一起劳动……现在，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将这次采访的经历，报告给亲爱的小读者们。

① 乌苏里江上游有二，东源出于苏联境内的锡赫特岭西麓，西源出于兴凯湖。

② 伯力是苏联远东的一个城市，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处，原属我国，被沙俄侵占后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



向“北大荒”开战

乌苏里江、黑龙江和松花江汇流的三角地带，就是历史上被人们习惯地叫做“北大荒”的地方。这块土地有多大呢？它有十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两个台湾省面积加在一起的总和。

据史书上记载，早在六百多年前明朝的时候，我国的少数民族就已经在这里开始了农业和渔业生产活动。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防止沙皇俄国的侵略，实行了“屯垦戍边”的政策，派兵驻扎在这里，一边开荒种地，一边保卫边疆。从辛亥革命之后到解放之前的几十年间，这里的土地虽然被移民陆续开发出一些，但是耕地面积仍然很少，经济十分落后。

解放以后，“北大荒”这块肥沃的土地，象一颗出土的明珠，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一个个新建的国营农场在这万古荒原上出现了，荒原苏醒了。“北大荒”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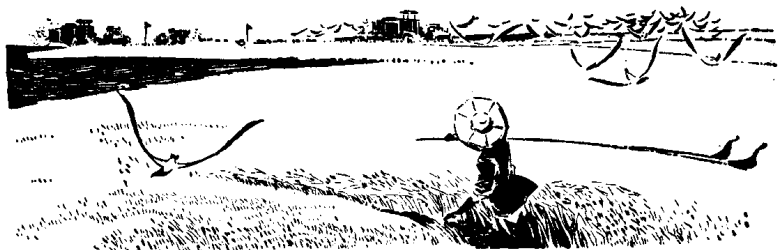
老兵新传

我来到了完达山下的八五三农场。

汽车在一片红砖房子的旁边停住了，这里就是农场的场部。一下汽车我就被这里巨大的变化吸引住了。二十年前我也曾到过这里，那时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一片荒野。山坡的灌木林里有几间简陋的小草房，那就是农场的场部了。除了这几间草屋，还有几台老是“趴窝”^①的拖拉机，这就是农场的生产工具。可是，二十年以后，真是旧貌换新颜，变化得连我都不认识了。

在农场，我访问了老垦荒战士老张。他是一九五八年随着解放军十万官兵从海南岛转业来开发“北大荒”的。老张已经快六十岁了，两鬓有了几根白发，清瘦但显得红润的脸上充满着垦荒者特有的那种朴实的神情。他话说得不多，但是却很风趣，不时地逗得大伙直笑。他说，他们刚到“北大荒”时，汽车走了一天一夜，把他们送到这里。一下汽车大家都愣住了，“农场在哪儿呀？”

连长打开地图，用手划了一个大圈圈，说道：“这就是农



^① “趴窝”，趴着不动。形容发生了故障的拖拉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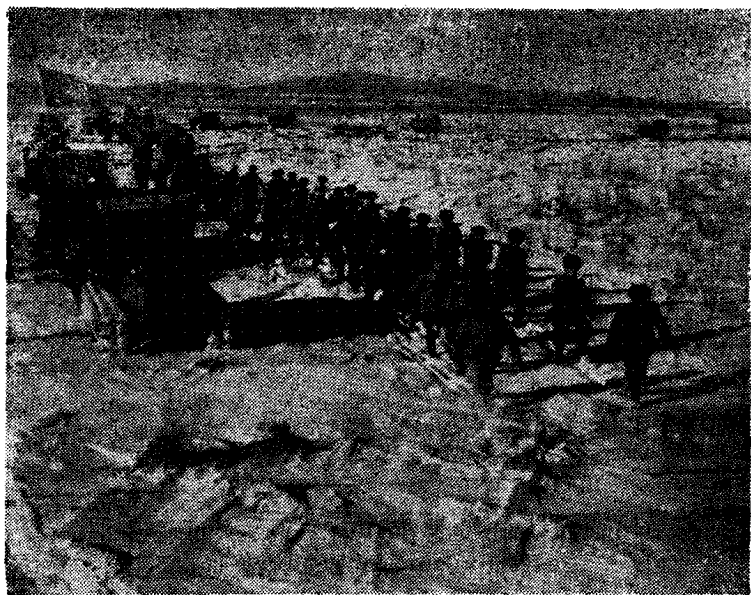


场。”然后，又指指他站脚的地方：“这就是农场的场部。”

好了，农场就这样简单而又隆重地诞生了。

创业是艰难的啊！农场刚建立的时候，哪里有房子呀？住的是桦树枝和茅草搭起来的小窝棚，有的干脆就住地窖(yìn)子^①。吃的是玉米渣子，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吃不到菜，只好吃盐水煮黄豆。有一次，人们去种地了，天黑了才回来，老张往临时搭起的板铺上一坐，手触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把他吓了一跳。打开手电一照，原来是一只比狗大一点的小熊崽，正伸出舌头在他手上舔呀舔的。老张笑着说，“熊妈妈怕我们寂

^① 地窖子，即地窖。



寞，让它的孩子来给我们作伴哩！”

然而，艰苦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没有吓倒英雄的垦荒战士。他们有一颗炽热的心，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一定要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

老张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火红的年代。他给我讲述了那一年中央农垦部长来“北大荒”的情景。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农垦局召开了一个向荒原进军的动员大会。忽然，人群挤动着，人们伸长了脖子注视着会场主席台。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披着一件黄呢大衣的将军，稳步地走上了主席台。

这时，会场上活跃起来了，人们把热情、敬慕、激动的眼光投向台上。

“同志们，你们好！”农垦部长把右手伸向会场，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搞农垦事业的，就是填空白的。只要祖国的土地上还有一块空白点，我们就要把它填满！”

台下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时，一张张决心书、请战书象雪片般地递上主席台。

老将军抖掉肩上披着的大衣，用坚定的语气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向地球开战！在‘北大荒’打出个大粮仓来！”

接着，他上衣口袋里掏出钢笔，亲自写了两句诗：

密虎宝饶①千里沃野变良田，
完达山下英雄儿女建家园。

这是出征的号令，也是战斗的动员。部长的讲话，象一股春天的激流，把力量和鼓舞流进了垦荒战士的心田。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到来了，冰凌花从坚硬的冰层里倔强地钻出茎叶，绽开了嫩黄色的小花。道边上的青柞树转青了，散发出沁人肺腑的香味。云雀一个劲地钻进白云里叫着。拖拉机驰骋在辽阔的田野上，把希望、春光和种子一同播进黑土里。一场向“北大荒”开战，向荒地要粮的战斗开始了！

老张讲完这段经历，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回忆里，这是垦荒老兵的感情，我是很理解的。

老张提议：“明天我们一块下去跑跑，看看当年我们流汗水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了。”

第二天，我们到一个分场去。一路上只见一片片麦田象是在大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绿毯，青青的麦苗在微风里欢快地摇摆。苞米已经有二尺多高，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成为密

① 密、虎、宝、饶是“北大荒”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个县。

密的青纱帐了。

老张显得特别活跃，他这儿指指，那儿点点，说：“这原来是一块白浆土地，后来硬是被我们改造过来了。现在，你看这庄稼长得多好。”说着，他蹲下来从地里抓了一把黑得发油的泥土，对我们说，“这种土肥力最大了，种庄稼都不用上粪。”

这是真的，过去我听说“北大荒”的土地上，插根筷子都会开花。当然这话是夸大了的，但这里的土质肥沃却是真的。听老张说，“北大荒”的土有这样几种：灰化土、草甸土、沼泽土、冲积土、黑钙土。其中数黑钙土最好。这种土肥力大，含有大量的钾、磷等肥料成份，黑钙土层最厚的地方有一米多哩。

听老张这么一说，我真佩服他对“北大荒”的土质情况这么熟悉。

他笑了笑：“这也是逼出来的啦，不懂不行呀，不懂你就不会种庄稼，就不能办农场。”

从他的介绍中，我知道，这个农场由于贯彻了“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五边”方针，开垦的耕地逐步扩大到六十多万亩。同时还修筑了水库、河坝，建了电力扬水站，搞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以一九七六年为例吧，每个农业工人平均每人生产粮食和大豆二万四千斤。这些粮食可以给八十个成年人吃一年。整个农场给国家提供了一亿二千万斤商品粮。

前边的田野里出现了几台红色的拖拉机，远看，就象是一团团通红的火焰在碧绿的绒毯上滚动。拖拉机正带着中耕除草器在田间除草哩。

忽然，天边传来一阵隆隆的马达声，一架银灰色双翼农用飞机擦着我们的头顶飞过，尾巴后面拖下来一条白带子。这



是飞机在给苞米撒农药，以防止玉米螟咬坏庄稼。

老张告诉我，“北大荒”土地辽阔，一眼望不到边，正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党中央提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以后，国家已经调拨大批的农业机械给农场使用。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参观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的情景来了。这个

农场从美国引进了一批农业机械。有了这批机械，从耕耘、播种、收割、运输到粮食加工，全都被它包干了。那两台浅绿色的拖拉机，是个庞然大物，后面两个轱辘比人还要高，可以牵引各种农业机械。农场的技术员对我说，它有一百四十五匹马力，在田间耕作时的速度能赶上城市里的公共汽车。它牵引的耕耘机，八小时就能耕地一千多亩。这个队一共只有二十多名农业工人，平均每人种地九百七十亩。每人每年平均生产粮食、大豆可达近二十万斤哩！

听了技术员的介绍，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瑰丽的画面：在一望无垠的绿色原野上，奔驰着由电子计算机自动操纵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各种农业机械；自动喷灌机把银色的甘泉洒向田间；装运粮食的汽车在宽阔的公路上奔跑……啊，“北大荒”，你正在大踏步地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我在一本资料上看到的四十年前的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两个衣衫破烂的农民，一个扶着一张粗陋的木犁，一个弓着腰用一根粗绳拽着木犁耕地。农民那沮丧、痛苦的表情，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张图片不仅反映了当时落后的生产工具，同时也反映了旧的社会制度带给农民的悲惨的命运。当我把思绪从这张图片上移到眼前奔驰在田野里的拖拉机上时，深深感到这块土地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晚上，老张邀我到 he 家里作客。这是一幢质量很好的宿舍，窗台上放着一盆盆墨菊、月季和灯笼花，淡淡的花香飘进了这间干净的房间。在靠着窗口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立着的镜框，镜框里面夹着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荆棘丛生的荒地，远处还有一堆烧荒燃起的白烟。在烟雾

里一排穿着粗布军衣佩着八路军臂章的战士，在挥动着锄头。

老张见我对这张照片发生了兴趣，便象老师考问学生似地问道：“你看这些人在干啥？”

“好象是在开荒。”我答道。

老张点点头。

“有你吗？”我又问。

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你在哪儿呀？”

“左边第二个，穿着短袖子布衫的。”他用手指着照片的左下角。

我凑近看去，果然，从那面部的轮廓上，还依稀能辨认出来，不过那时还是一个身体棒棒的小伙子哩！

当然，我是想要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老张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说，那是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激烈、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派兵封锁了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使我们的政府、军队和边区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证部队的供应，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发出了生产自救的号召，在边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还派了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到延安附近的南泥湾开荒。老张当时正在三五九旅当班长，他也参加了这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生产运动。这张照片就是在南泥湾开荒时拍的。四十年来，老张转战南北，驰骋东西，经过硝烟烈火和枪林弹雨的考验，他想方设法把这张照片保存了下来。

“那你是老兵新传罗！”我说。

他谦虚地笑着：“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党把我放到哪里，

都是战斗嘛！”他的眼睛里闪射出自豪的光芒。

“北大荒尽管已经开出不少荒地了，但是还有许多‘空白’没有填上啦，因此，还要继续战斗呀！”老张说着，转身到外屋地，倒了一杯水给我喝。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盛水的杯子，既不是瓷的，也不是玻璃的，而是一种褐红色树皮制的。

老张一眼就看出了我对这杯子产生的好奇心。他问我：“感到奇怪吧？”

我睁大了眼睛点点头。

“我们才到‘北大荒’建农场时，什么都是自己动手做的。那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整天忙着搞建场规划、开荒……哪有时间进城去买碗呀！可是，大自然不是赋予了我们丰富的资源吗，这儿桦树到处都有，我们就用桦树皮做碗、做盆、做水桶……”

历史上人类社会曾经经过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我们英雄的垦荒战士在开发北大荒时，还经历了“桦皮时代”哩！我不禁这样有趣地想着。

“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看他们的父辈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是怎样走过来的，让他们永远不要忘了党的优良传统，这两只桦皮碗现在已经成为开发北大荒的历史文物了。”老张严肃地说。

望着面前这位面庞清瘦的老农垦战士鬓边的白发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我心中油然升起了庄严、崇敬的感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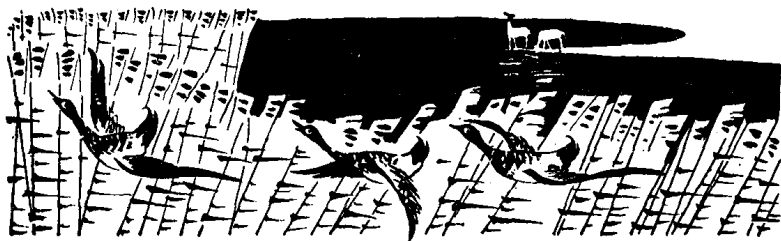
从老张家里出来已经很晚了，这时，一轮圆月象玉盘似的从场部后面的山冈上升了起来，把清亮的光辉洒向大地。

这时，我想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的诗篇：

红心农场黑土层，
麦黄豆绿黍苗青。
今年望保丰收确，
高屋巍峨已建瓴。

董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绚丽的图画：在这广袤(mào)、肥沃的黑土层上，铺得厚厚的小麦，象金色的海洋，微风吹来，掀起层层波浪，大豆挂着饱满的豆荚，玉米扯起了巨大的青纱帐……垦荒战士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夺取了一年又一年的丰收！

“北大荒”已经摘掉了“荒”字的帽子，初步建成了“北大仓”。现在，国营农场的广大农业工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正奋发图强，决心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实现高标准的农业机械化，到那时候，“北大荒”将又是一番景象了！



完达山下的一颗明珠

“雁窝岛”，一听这名字，准能想起那张着大翅膀，“嘎嘎嘎”叫的大雁来。是的，雁窝岛确实是因为栖息着一群群的大雁而得名的。

我到农场不久，就坐上了汽车去访问雁窝岛。

汽车沿着一条宽阔的公路行驶着，公路两旁尽是密密层层

的树林。突然，汽车猛地一刹车，我急忙向车前方看去，原来是从树林里蹿出了一只黄油油的狍子，它站在公路中间，竖着两只耳朵，惊诧地望着我们的汽车。

“笛！笛！”司机按了按喇叭，它才一纵身逃走了。司机说：“可惜没带猎枪，要不午饭准能吃上狍子肉。”

汽车到了雁窝岛。这里原来是由蜿蜒的河水所包围的小岛，曾经是大雁的故乡。但是，现在这个“岛”的地理概念已经没有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阡陌交错的田野，它的中心是一个新兴的市镇——分场场部所在地。“岛”上全是象绿色屏障般的树，绿荫下面，和别的农场一样，排列着一幢幢新盖的红砖房。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幢建筑物上的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雁窝岛。这是董必武同志在一九六〇年应农垦战士的要求亲笔写的。

我住进了一个整洁、舒适的招待所。傍晚，夕阳的余晖消失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雁窝岛上灯火通明，好象是缀满了无数颗闪光的珍珠。俱乐部里飞出了优美的音乐声，夜校里挤满了人，正在讲授农业技术课；业余文艺演出队在紧张地排练节目……雁窝岛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望着这美丽的夜色，沸腾的生活，我不禁想起雁窝岛的历史来了。

在说雁窝岛之前，得先说说环抱着雁窝岛的那条挠力河。这是一条奇特的河，河道比羊肠子还要弯曲。从地图上看明明标志着东西的航道，可是你要是坐上船，却一会儿向南，又

一会儿向北，东西南北都走到了。有的地方大弯套小弯，弯里还有弯。在这弯弯曲曲的河道里，柳茅子^①、蒲草、芦苇和水葱，一丛丛的挡住了航道，船要小心地躲着它走。有时，走着，走着，船似乎要到绝境了，忽然一个大拐弯，眼前却又开朗起来。所以人们说，这条河是“十里九折”。

关于挠力河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哩！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个美丽的仙女，她穿的是用五彩绸缎缝制的衣裙，用高贵的鹿皮做的靴子。她虽然穿戴得这样好，但是她也有一桩不称心的事，那就是她非常厌恶天上的寂寞，而羡慕着人间充满欢乐的生活。一天，她瞒着父亲，偷偷地来到人间，和一个诚实的农民结了婚，生活得非常愉快和幸福。

但是，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她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便立刻命令她回到天上去。不然的话，就要剥掉她身上穿的五彩衣裙和脱掉她脚上的鹿皮靴子，连她丈夫一起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位美丽的仙女只好大哭一场，忍着悲痛，和自己的丈夫分别。当她上天的时候，她丈夫要她留些东西做纪念，她便从腰间解下一根飘拂的绸带，抛了下来，绸带一落到地上便变成了这条弯弯曲曲的挠力河。河里清澈的流水啊，就是那位仙女痛苦的眼泪。

神话终归是神话。其实，挠力河是乌苏里江的一条支流。由于它流过的地方，尽是低洼的冲积平原，河水在大片的沼泽地中流动不畅，所以才出现这种蜿蜒曲折的河道。雁窝岛，就是这沼泽间隆起的一块“陆地”。

由于这块陆地被河流和沼泽包围着，所以人们要到雁窝

^① 生长在浅滩上的一种灌木。